育教德道與想思學佛

進金陳　大師□□□

一、道德教育之需要

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論，道德的起源，並非出自人爲的制約，乃係基於人羣社會的需要，自然發展而成，此爲人獸之最大分野。道德生活唯人類社會始有，從大地上有人類時，卽已有道德的存在。自政治學的觀點來論，道德實爲維繫人心，鞏固社會之無形力量。由歷史的觀點來論，國家之治亂，恒決定道德之升沉高下。道德教育所以養成國民道德觀念，維繫社會綱紀，而促進國家文化之進步、安定，實爲任何時代，都不能忽視的工作。

道德教育之發端甚早，初民社會，卽有道德教育之事實。因爲它是改善人際關係，奠定社會組織的基石，自教育演進之歷史看，則道德教育在古代幾乎佔教育之全部，中西均然，其後隨着時代之演進，而逐漸爲知識技術教育所取代，延至現代，道德教育僅佔全部教育中的一小部份，但站在國家和人類文化的立場言，教育之終極鵠的既在促進社會進步，奠定人類之福祉，則道德教育仍應居整個教育之重心，否則教育難免要陷入反教育之危險。

二、道德生活與宗教生活

道德既爲人羣社會所不可或缺，而宗教生活亦係人類所普遍需要者，故深入探討，二者實有共通之處，蓋道德

生活，在本質上，並不一定與宗教生活之範圍相一致，如日本之木村泰賢在「人生之解脫與佛教思想」一書中說：「因爲道德生活，是成立於人與人間之關係，而宗教生活，是成立於人與絕對之關係。」

但依我們的看法，道德生活之目的，固重在建立「人」與人間之關係，其目標僅止於現世生活，不若宗教生活之遠伸至來世，但道德生活亦是發自人性內在的道德心，此道德心亦爲宗教建立之根源。不論道德或宗教，都重視利他的行爲，而利他的行爲，皆源於萬物一體的觀念，人性中神性的表現流露，這是道德與宗教共通的立脚點。且宗教常能彌補道德生活之間隙，尤以人文主義之宗教，更具有此種功能。蓋道德係現世生活的綱維，而現世生活之道德每易囿於各種習俗的見地，而失其普遍性、莊嚴性。人的生活既有物質生活、精神生活與社會生活三方面，物質生活、社會生活，常不脫離感性的影響，古人說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慾存焉」；又說：「食色性也」，在今日工業文明的社會裏，人們對於物質享受的希望日高，尤易使人們忽略精神生活的重要性。這不能不說是道德缺點，而在這方面，宗教正可以補救其失，如道德上之「仁愛」，固是基於人性，發自道德的主體，但一般人只視之爲善的行爲，不知其根源所在。而宗教之「慈悲博愛」之主張，則無不知其本於人性中的神性（佛性），使人擴張襟懷，以慈愛普霑宇宙間之萬事萬物，無有種類等差之分，其見地自較現世之道德爲精闢宏大。佛教之道德觀，在高度深度方面說，則視諸佛與衆生原共一體，有一衆生不成佛，不得救，則我之責任仍有未盡，是以有同體之大慈大悲。從通俗方面說，則善惡報應如影隨形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絲毫不能改變。

三　佛家的道德觀

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由此可知「進善止惡」乃佛教之宗教生活之一大特徵，然佛教之善惡觀與一般之善惡學說有別，因爲一般人之所謂善惡，雖可大別爲主內及主外派之分，前者重行爲之動機，後者重行爲之結果，但二者均立於現世之觀點，而佛教更遠及過去與來世，故成唯識論第五卷裏曾說：「能爲此世，他世順益，故名爲善；能於此世，他世違損，故名不善。」

而佛教之善惡觀更與其「因緣說」有密切關係，「因果法則」前面已經提過，依佛教看法，所謂善因善果，惡因惡果，都是一種自然法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果之法則，乃亘於過去，現在和未來三世，此卽「三世因果」，故「自作之業，涉行於三世而不漏」。然此種奠於因果法則上之道德，並非佛教之道德觀之終極目標，蓋此種「善果善，惡果惡」之道德觀念仍不免囿良輪廻，非道德之極至，故自純道德之立場看，此種道德仍屬低一層次者，而佛教之眞正道德則係「種「解脫之道」。

不過這種因果之道德係爲引導人至「解脫道德的方便而已，此種解脫道上之道德，實係一種「無所待之道德」，析言之，眞正之道德是自「無所期待的善故行之，惡故不行之，其結果對於自己不管是福是禍，都無所謂」的動機而出發，眞正之善是要離開「我欲」、「我執」而至於最高當爲（Sollen）之解脫境，就此意義言，則佛陀之道德觀與西哲康德所謂本於「實踐理性」的「無上命令」之見地是相符合的。

四、佛學與道德教育

一如前述，道德教育爲教育上不可忽視之一環，而爲任何時代任何地區所必需，廣義之道德教育係着眼於整個社會之教化，而狹義之道德教育，則僅止乎學校教育中之道德教學，本文則着眼於狹義之道德教育。吾人以爲佛學於此道德教育頗多足以採用處，爰不揣謭陋，舉出數端論證於下：

㈠**道德教育之目標**：道德既應乎人羣需要而產生，則其自全體言，係在改善人與人間之關係，以增人羣之福祉，對個人言，則在培養知善行善之根本觀念與實踐力行精神。此與佛教之道德觀，實相符合；蓋佛教之道德觀之極致，係解脫上之道德，乃一種無所待之道德是發自人性中最高的智慧與德性。人之實踐道德行爲，不僅是人生的義務，也是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歸宿。一個人要獲得自覺的眞實生命，解脫感性生活和情慾層層的束縛，使自己獲得大自由大自在的解脫，必須普遍喚醒羣迷，使一切有情都能過着覺悟的生活，建立美妙安樂的世界。道德教育之目標就是要達到此一境地。今日世界，道德觀念尚未形成普遍性、莊嚴性。只認其爲社會共同的規範，致道德教育之目標每爲之而變質，甚且成爲塑造各種偏激意識形態之工具，人類間之呈分裂狀態實不無值原因。當前世界相互仇視鬪爭，卽由於人們以道德教育，不是本於萬物一體的人性觀念，不是人性中佛性的表現流露，而是依政治觀點所塑造的意識形態，視道德爲社會的工具而非人生的終極目的和歸宿。就此觀之，道德教育應取乎佛陀之精神，如能以佛陀之人性觀與其「慇悲博愛」之宏大胸襟，注入道德教育中，以期建立道德之普遍性、莊嚴性，消弭人間仇視心理，則自能保證道德教育之不至流於偏

差。

㈡道德教育包括道德認知、道德之判斷、道德情操、道德實踐，卽含攝道德之知與行方面。就知方面言，則理智之培養乃不可或缺的，知善雖未必行善，然知善有助於行善則無可疑，佛陀之「轉識成智」，非惟與蘇格拉底之「知德合一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而使人類自覺其生命之莊嚴性，實一種人文主義精神最爲澈底之宗教，而人文宗教之異乎極權宗教，在於其注重理性之發揚而不壓抑理性，人文宗教認人性平等，人人皆可成覺者，人人皆能自度度人，而不認世界上有一至高無上之「絕對者」，人只惟依仗此絕對者便能超脫罪惡。佛教在道德上認人人都有覺性，人人都可過絕對眞，絕對善，絕對神聖的道德生活，人人都有判別善惡是非的能力，故佛陀特重「覺」之重要性。此爲行善之起點，衆生在道德上之修持自不能不具備此點，故道德教育亦應以發揮受教者之覺性爲出發點，而不徒作道德知識之灌輸。

自道德之實踐言，佛教之破「我執」、「法執」，而力倡「無我」，實有補於道德之遂行，蓋道德教育雖以培養道德之認知，判斷爲起點，但其終極仍在躬行實踐，而俗世之病多由於「自我中心」不易突破。如是一切以自我之利益爲前提，一切以自我之觀念爲標榜，此卽佛陀之所謂「我執」，「我法」，而爲人世煩惱之泉源，道德之不實行本多由於此。若對教了知「無我」卽可破除「我執」、「我法」，而達到無界限，無差距之眞我大我境界。如此，方能保證道德之踐行，道德教育亦應以破除「我執」、「我法」等之障碍，以養成受教育者海濶天空之胸襟。

在純道德教育實施之過程上，亦可曉以因果法則，俾冥頑之徒有所戒惕，雖不究竟，並非眞正之道德，然藉此因果「三世報應」之法則，以喻受教者，並非絲毫無益，尤其在道德觀念日趨低落之今日，有些人眼見作惡者反而得意，而爲善者每淪入貧賤，因而對於道德之

莊嚴性失其信心，甚且甘心自趨於惡途，自甘於墮落，使道德教育流爲空言，如能曉以三世因果報應之理，則或可抗拒此一逆流，使受教者了知「善惡非不報，而係報應之時間未到」，俾其心理知所戒惕，進而施予道德教育，使其達到佛陀所謂之「解脫道之無上德」，善之所在，雖赴湯蹈火，在所不惜，道德教育之目標便不難達成，社會風氣之轉移，庶幾有望。

㈢**自道德教育實施之方式看**，道德教育應不徒是一味的知識灌輸或一味的嚴厲管教，此種施教方式充其量，只能做到消極之「禁止爲惡」而已，至若「積極之爲善」則恐還不能够達成。如佛陀所言，人人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，其關鍵在於能否自覺？如是，則道德教育之旨趣，應在發揚人所具有之佛性，消極之禁止，只能使人不爲惡。至若積極之爲善，仍須賴人所具有之佛性之發揚，故道德教育之實施並非止於嚴厲管教，或道德知識之灌輸而已，而是要進一步做到潛移默化，以啓發受教者之人性，良知，使自覺自尊，自知擺脫權威之壓制，自己實踐道德的要求，既不爲利而作善，亦不因無人知曉而作惡，此爲道德教育之極致。施教者，應以人人皆具佛性爲出發點，喚醒其自覺，而不當效極權宗教「宿惡論」之觀點，祇一味壓制受教者。

五、結論

總之，吾人以爲佛學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，其所謂出世，是超脫俗世情慾與種種感性的束縛桎梏，而使心靈與廣大的世界交流溝通，而獲得至高至善至眞的生活，其對當代之道德

教育確有其重大的貢獻，不論對道德教育之目標，道德教育之內容，及道德教育之實施等，都提供了正確的途徑，對道德教育之實施實有莫大之裨益，尤其在七十年代之今日，價值觀念急劇轉變，道德觀念日趨薄弱，世界之禍源悉肇乎此，吾人堅認唯有道德與宗教始能拯救人類之災難，登人類於衽席之上，道德與宗教並非絕對分立的兩極，只有二者相輔相成，人類之幸禍庶幾有望，尤其道德教育應採宗教之長，融佛陀之「慈悲博愛」之精神於道德教育中。

陽明先生的卓見

陽明說：「夫佛者，夷狄之聖人；聖人者，中國之佛也。」中國文化宗教的地位，由陽明口中說出來。他又說：「老子之清淨自守，釋氏之究心性命。」又說：「佛能方便說法，開悟群迷，戒人之酒，止人之殺，去人之貪，絕人之嗔，其神通妙用，可謂大矣。」有人問於陽明儒釋二者有何不同？他答云：「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，求其是而學焉可矣。」陽明是一位公開為佛教作辯護的儒者。他說道：「信佛乃為善之端，作聖之本。正當將順擴充，溯流求源，狃於世儒崇正之說，徒爾紛爭，宜乎？愚臣之見，獨異於是。乃惟恐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。西方佛氏之教，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，求全性命，以出離生死，又能慈悲普愛，濟度群生，去其苦惱而濟之快樂」。（見陳迎佛疏）。陽明先生的卓見，實為邁向世界大同必由之路。（**張其昀語**）